

格非作品系列

蒙娜丽莎的微笑

格非◇著

我们每个人
在心底里
都想过别人的日子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
根本悖谬所在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格非作品系列

蒙娜丽莎的微笑

格非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娜丽莎的微笑/格非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21-5134-9

I. ①蒙… II. ①格…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4387 号

出 品 人: 陈 征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王志伟

蒙娜丽莎的微笑

格 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34-9/I · 4047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变 与 不 变

(代序言)

《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分为三辑:取名《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蒙娜丽莎的微笑》)。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

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

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

格 非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变与不变(代序言)

1

.....
窗前

1

.....
喜悦无限

9

.....
解决

30

.....
月亮花

37

.....
沉默

44

.....
赝品

52

.....
未来

80

失踪

86

.....

让它去

100

.....

打秋千

107

.....

苏醒

136

.....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145

.....

暗示

153

.....

戒指花

161

.....

不过是垃圾

175

蒙娜丽莎的微笑

208

.....

隐身衣

241

.....

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

337

.....

窗 前

1

白念恩去马来西亚接受遗产的前夕，将自己的妻子李珊托给冯宁照管。那时的白念恩还很贫穷，与一对姓庄的夫妇合住在城西的一套公寓楼中。那时，在冯宁的想象中，白念恩的眼睛还没有瞎掉。

临行前，白念恩请冯宁到希尔顿的顶楼喝咖啡，并向他谈起了不久前的一段艳遇。去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李珊因流产住院，白念恩在病床前守候了一个通宵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独自在家的庄夫人替他开了门。事情就发生在五分钟之后。

她刚刚洗完澡，站在窗前，清理梳齿间的头发，然后突然转过身来朝他笑了一下。那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午后，空气、阳光、她浴衣上的蓝色拼花都使人困倦欲睡。他朝她走过去，把她的一只手反拧在柔软的腰部。她就此闭上了眼睛，微微张开了嘴，口中呼出的气息有一股淡淡的奶味。

白念恩在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冯宁的脑子里不时跳出李珊笑吟吟的样子。她没事总爱朝他笑，仿佛正向他传达着一个深奥难解的信息。他用小勺搅动着杯中的咖啡，看着黑暗中高耸的电视塔尖的红灯，渐渐地入了神。

“我们之间只有过这么一次，而且李珊一出院，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白念恩说。当时，他被自己心中依然可见的坦诚深深地打动了，还流了眼泪。可李珊看上去很平静，当然也说不上原谅。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没什么。

“她的确没有生气。这并不是女人天性的伪装，她真的无所谓。正是这一点让人心寒，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她眼中仅有的一点亮光也熄灭了，就像什么东西燃烧后残剩的灰烬，暗淡无光。即使我们在床上……”白念恩说到这里，飞快地溜了冯宁一眼，“我没法向你说得更多了。”

冯宁说，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白念恩盼了六年，终于盼到了他祖父的去世。对于即将获得的大笔遗产和在国外定居的机会，他有理由在朋友中奔走相告。可李珊对此无动于衷。对于不久后的离别，她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忧伤。

“她似乎一心在等着我离去。”白念恩说，“我觉得我一旦离开，她就会立即对我进行报复。”

“那你干吗不将她一起带走？”

“我要向你讲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还要多费一番口舌。简单地说来，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并不能肯定获得那笔遗产，因为我的四个堂弟、两位堂姐早在两周前抢先飞到了吉隆坡……”

最后，白念恩郑重其事地将妻子托付给冯宁。他说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踏实。“用不着一年半载，等我在那边办好了手续，就会回来将她接走。”白念恩抓住冯宁的手，使劲捏了两下，两人就此起身告别。

冯宁心里这样想，即便没有白念恩的亲口嘱托，他也知道该如何

去做,可经白念恩这么一说,他反而觉得很不自在。在回家的路上,他怎么也无法摆脱掉想象中李珊的恍恍惚惚的笑容。

2

她站在窗前,刚刚洗完澡。她将一缕缕头发从梳齿中抽出来,捻搓成一个小球,搁在花盆里。南风吹动了水仙花奶白色的花茎,那簇黑发也在花束根部的鹅卵石间轻轻浮动。她浴衣的袖口很宽,光裸的手臂在阳光下呈现出纹路致密的肌肤。浴衣是白色的,上面点缀着一些细碎的蓝色花斑。她转过身来,朝冯宁无声地一笑。她说她的头发掉得很厉害,也许等不到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头发就全都掉光了。

老庄正和他的夫人在客厅的茶几上打牌。听李珊这么说,庄夫人就站起身来,朝对面墙上的镜子里望了望。她说,“我的头发也该去焗一次油了。”

眼下正是四月,窗外绚丽的春天已经声势浩大。站在窗前,冯宁一眼就能看到城西郊野的大片花圃。几个妇女正将花房上覆盖着的塑料薄膜卷起,玫瑰和雏菊织成的图案犹如一块毡毯,晾晒在遥远的河边。

老庄夫妇同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李珊梳完了头,他们就邀请她和冯宁一起打桥牌。老庄还特意替他们泡了两杯梅家坞的特级龙井。对于庄氏夫妇来说,叫牌是否进局,定约是否 make 尚在其次,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冯宁和李珊购买人身保险。

这样的场面,李珊显然不是第一次经历。而冯宁在摆脱对方纠缠时的神态,则显得既幼稚,又圆滑。

“按照你们的讲法,假如我每年交纳少量的保险费,六十岁时就能得到一笔可观的保险金,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老庄说。

“假如我在五十九岁时死去呢?”冯宁笑着问道。

“我们将承担你的一切丧葬费用,况且,你的继承人将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而且用不着跑那么远的路到马来西亚去领。”庄夫人朝李珊眨了眨眼睛,算是开了一个玩笑。

“问题是,谁是我的继承人? 2NT?”

“Pass。”

“你的子女 3NT。”李珊说,“或者你的妻子。”

“无论谁得到那笔钱,我只有 Pass。”老庄说。

“可我并不打算结婚。梅花 4 怎么样?”

“真是异想天开。”庄夫人说,“我看连 3NT 也未必打得成。如果你一辈子都不结婚,那就指定一个继承人。Pass。”

李珊有些犹豫不决。有两种定约可供她选择:告诉对方自己手中 A 的数量和位置,或者让定约停在梅花 4 上。她担心自己的信号一开始就给错了。这种犹疑还因为,她的一条腿在茶几下无意间与冯宁碰到了一起,她暂时并不想将它挪开。

“要是你们的保险公司突然破产呢?”冯宁对庄夫人说。

“澳星从天上掉下来,太平洋保险公司破产了吗?”老庄反驳道。

“李珊,该轮到叫你叫牌了。”

冯宁在等待着李珊给出信号。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即便隔着一一条厚厚的牛仔裤,他的小腿仍然能够感觉到她肌肤的爽滑。当李珊报出他期待已久的红桃 4 时,冯宁不禁有些怦然心动。

冯宁一时激动,选择了 7NT。

“你们真是疯了。”庄夫人朝李珊和冯宁偷觑了一眼,叫了 Double。

“天哪,你以为我们的定约真能行得通?”李珊面红耳赤,怔怔地看着冯宁。她的那条腿在茶几下与冯宁挨得更紧了。

她鼓足勇气叫了 Redouble 之后,将手中的牌依次摊开。她首先亮出的是三张黑桃,然后是三张方块和两张梅花,最后摊开的是冯宁最为关心的五张红心长套。整个过程使冯宁联想到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脱衣舞表演,仿佛每一张红心都在向他袒露喜悦的秘密。

李珊绕过茶几,坐到冯宁的身边看他打牌。这一次,他们紧挨在一起的,是各自臀部的侧翼。当李珊提出建议,试飞老庄的黑桃 K 时,她就自然地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冯宁认为过早飞牌有些冒险,李珊就凑到冯宁耳边,悄悄地对他说,黑桃 K 的确在老庄家,因为她刚才过来的时候偷看了他的牌。随后,两人纵声大笑。

到了晚上十点钟,冯宁终于同意在人身保险单上签了字,牌局自然就结束了。李珊将他送出门外。

两人沿着夜深人静的街道往前走,呼吸着树木的清香。李珊对冯宁说,在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之前,她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你以后不必经常来看我。”

冯宁对李珊的这番话缺乏心理准备,他心慌意乱地道了再见。两人在公共汽车站前分了手。

3

一场车祸使老庄的脸变得面目全非。殡仪馆的运尸车迟迟没有到来,他的尸体就停放在光线阴暗的客厅里。

庄夫人正跪在地上，用毛巾擦去他额角的污泥。她向冯宁和李珊介绍说，当他被人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时候，嘴里还衔着一枚柳枝，令人联想到《圣经》故事里的那只鸽子。

“我真的担心会找不到你。”李珊掩上房门，发出沉重的喘息，“我害怕极了。不光是因为那具尸体，还有别的。”

殡仪馆刚刚打来了电话，他们要到明天早上才能派车来。李珊希望冯宁能陪她一个晚上。

虽然已过了晚餐时间，可李珊还是摆开了折叠桌。首先被摆上桌面的是一只水晶花瓶。一束深红色的玫瑰，带着水滴。这束玫瑰原先搁在一只塑料桶里，桶里盛满了水。随后，李珊从橱柜中取出一瓶康巴瑞酒，两只高脚玻璃杯。凉菜也是现成的，在瓷盘中码好，上面封了一层保鲜膜。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绢丝衬衫，一条黑色的中短裙。她的腹部由于营养过剩而微微隆起（这正是冯宁所喜欢的），使身体的线条显得既简洁又柔和。

她在冯宁和自己的酒杯中都放了冰块，然后轻轻地晃动着玻璃杯，使它发出悦耳的碰击声。她说她喜欢康巴瑞淡淡的苦味，喜欢它的红色，无论在酒中兑入多少冰块，颜色始终像玫瑰一样鲜艳。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顿晚餐都不是随便安排的。整整一个下午，她或许都在为这次聚会做准备。假如不是老庄的骤然死去激起了一度迟钝的食欲，还有什么原因呢？

冯宁的眼前出现了如下的画面：她去郊外的花圃向花农买玫瑰，与他们讨价还价，说着很有分寸的俏皮话。她一直在笑。白云低垂。小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走在前往超级市场的路上。初夏树

木的浓荫使她的脸变得一片幽暗。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在买酒的时候遇上了熟人，她们站在一辆洒水车的旁边聊了一会儿，倾吐着彼此的忧郁和喜悦。她还去了另一些地方。洗染店，鸟市，时装街。她的身影融入了另一些浓妆艳抹的妇女们中间，就连笑容也难以分辨。她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是洗澡。假如她有着与自己一样的淋浴习惯，冯宁知道她最先在哪儿涂上肥皂……

他们很快就聊起了白念恩。李珊说，她和白念恩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只木船上。一场大雨将小船逼入了石桥的桥洞。雨一直下个不停。他们听见桥面上不时有人跑过。闪电照亮了垂挂在河堤上的湿漉漉的金钟花。“你知道我们在船上干了什么……”她说。她抓起冯宁的一只手，将它放到自己的裙子底下。

还有一次，她站在宿舍的窗前，正用一枚发夹将梳齿里的头发挑出来。她听见房门被人轻轻推开，就像是一阵风将它吹开的一样。她转过身来就看见了白念恩。他来到她身边，将她的拿木梳的手反拧到腰部。

然后他们开始接吻，直到庄夫人推门进来。她斜靠在门框上吃惊地看着李珊和冯宁，眼中含着一丝嘲讽。过了一会儿，她才问他们，能否帮她一个忙。

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帮她将尸体翻个身就行了。

庄夫人说，老庄是在从情妇那儿返回的途中乘车掉入河中的。她从死者的口袋中找到了几张保险单和一只盛有精液的避孕套，为防止精液流出，避孕套上打了个死结。“这一回，他终于露出了马脚。”

她小心翼翼地将保险单展开，放在灯泡下烘烤着，将避孕套在冯宁的眼前晃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墙角的一只纸篓。

冯宁觉得庄夫人将他们叫出来，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她的最新发现。

尸体在河中浸泡了很长的时间，稍一搬动，老庄的嘴里就会吐出污水。李珊说，她真担心老庄的嘴里会突然窜出一条泥鳅来。

庄夫人央求他们留在客厅里，不要回到房间去。她说了一些理由，害怕只是其中之一。

等到庄夫人歪倒在沙发上，以一种难看的姿势酣然睡去，冯宁和李珊又谈起了白念恩。李珊说，她每天都在等待着丈夫从马来西亚的来信，她实际上是为这些信件而活着。他们再度开始接吻。冯宁说，他一分钟也不愿耽搁了。而李珊无论怎样屏息凝神，还是发出了微微的喘息。

4

白念恩去马来西亚接受遗产的前夕，将妻子李珊托付给冯宁照管。白念恩仰仗着与冯宁长达十年的友谊，无须担心这种“照管”会弄巧成拙。

冯宁也是这样想的。

他第一次来城西看李珊，就被庄氏夫妇强逼着买了一张人身保险。李珊穿着浴衣，站在窗前的阳光下，等着头发自然晾干。

等到老庄和夫人从客厅走开，他立即向李珊讲起了昨晚的一个梦：他梦见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两只眼睛都瞎掉了。他们俩当着白念恩的面尽情地接吻，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

李珊转过身来朝冯宁瞥了一眼。冯宁解释说，这个梦境是真实的。李珊说她并不介意。